

古今圖書集成

理學彙編

經籍典

中華書局
巴蜀書社

理學彙編

經籍典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已刊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百九十卷目錄

五代史部彙考一

後唐 明宗天成二則 唐帝齊泰一則

後晉 高祖天福一則 出帝開運一則

後周 太祖廣順一則 顯德一則

遼 興宗重熙一則 道宗壽隆一則

宋 太祖乾德二則 開寶一則 真宗大中祥符一則 天禧一則 仁宗天聖一則 嘉祐一則 神宗熙寧一則

金 熙宗皇統一則 廢帝天德一則 章宗泰和一則

五代史部彙考二

宋歐陽修五代史 陳師範序

五代史部彙考三

宋史藝文志 正史

宋鄭樵通志 正史

馬端臨文獻通考 正史考

五代史部總論

宋歐陽修文集 彙論

朱子全書 五代總論

明焦竑焦氏筆乘 五代時吳越改元之考

明顧充歷朝捷錄 彙論 後唐總論 後周總論 宋唐晉漢周總論

五代史部藝文

允進五代史狀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與梅聖俞二十三書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宋歐陽修

前人

前人

張耒

題六一先生五代史彙

五代史跋

五代史部紀事

五代史部雜錄

遼史部彙考一

遼 太祖神冊一則 景宗乾亨一則 聖宗統和一一則 興宗重熙四則 道宗太康一則 大安三則 壽隆一則 天祚帝乾統一則

金 熙宗皇統一則 世宗大定一則 章宗泰和一一則 正三則 世祖至元一則 成宗大德一則 順帝至正三則

明 英宗正統一則

遼史部彙考二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 正史考

焦竑經籍志 正史

金氏經史考證 遼史考

遼史部藝文

遼史部紀事

遼史部雜錄

遼史部彙考一

後唐

明宗天成三年詔修武王莊宗實錄

按五代史明宗本紀不載 按宋史張昭傳後唐天成三年以武王莊宗實錄未修詔正國節度盧質西

川節度何瓚祕書監韓彥輝續錄事迹墳上言昭有

史材書私撰同光實錄十二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

并昭宗朝賜武皇制詔詔詰九十餘篇請以昭所撰送

史館拜昭為左補闕史館修撰委之撰錄昭以懿祖

獻祖太祖並不踐帝位仍補為紀年錄二十卷又撰

莊宗實錄三十卷上之

天成四年張昭上功臣列傳三十卷

按五代史明宗本紀不載 按宋史張昭傳天成四

年上武王以來功臣列傳三十卷以本官知制誥

廢帝清泰二年修明宗實錄成

按五代史廢帝本紀不載 按宋史張昭傳清泰二

年召判史館預修明宗實錄成三十卷以獻

高祖天福五年詔張昭等續成唐史

按五代史高祖本紀不載 按宋史張昭傳天福五

年召為戶部侍郎以唐史未成詔與呂琦崔悅等續

成之別置史館命昭兼判院事昭又撰唐朝君臣正

論二十五卷上之

出帝開運二年唐書成

按五代史出帝本紀不載 按宋史張昭傳開運二

年秋唐書成二百卷加金紫階進爵邑

後周

太祖廣順元年以王峻兼修國史

按五代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雜傳王峻字秀峰周

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修國史

世宗顯德二年撰周祖實錄及五朝實錄

按五代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宋史張昭傳顯德二

年撰周祖實錄三十卷及梁郢王均帝後唐閔帝廢

帝漢隱帝五朝實錄梁世年祀寢遠事皆遺失遂不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三百九十卷五代史部

七一七三三

克修三帝實錄皆藏史閣

遼

興宗重熙十五年詔蕭韓家奴譯五代史

按遼史興宗本紀不載 按文學蕭韓家奴傳重熙十五年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

貞觀政要五代史按此二條宜附五代史既成之後因文序皆以遼居宋前不便更張

道宗壽隆二年劉輝請改正歐陽修五代史

按遼史道宗本紀不載 按文學劉輝傳壽隆二年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

訾且宋人頗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詳附國史上嘉其言

宋

太祖乾德元年七月王溥上五代會要三十卷十月張昭上名臣事跡五卷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玉海監修國史王溥又采梁開平至周顯德事蹟為五代會要三十卷乾德元年七月甲寅上之擬君臣事跡以類詮次詔付史館十月吏部尚書張昭上新撰名臣事跡五卷詔藏史館

史館

乾德五年范旻上先臣范質所撰五代通錄

按宋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范質傳述朱梁至周五代為通錄 按玉海乾德五年三月戊申范旻上范質所撰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又云建隆間昭文館大學士范質撰以五代實錄共三百六十卷為繁遂總為一部命曰通錄肇自梁開平迄於周顯德凡五十三

年未及上其子旻上之

按崇文總目初梁末帝無實錄質自以聞見補成之其續次時序最有條理

開寶六年夏四月詔修五代史以薛居正監修扈蒙李穆等同修

按宋史太祖本紀開寶六年夏四月戊申詔修五代史

按薛居正傳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又監修五代史踰年畢錫以器幣 按扈蒙傳開寶中受詔與李穆等同修五代史

按玉海開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戊申詔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宜令參政薛居正監修盧多遜扈蒙張澹李穆李昉等同修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讀五代梁史作梁史詩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癸丑作五代梁史詩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於天禧元年二月辛未

天禧元年讀唐晉漢周史作四史詩

按宋史真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天禧元年正月壬戌作後唐史詩二月辛未作晉漢周史詩並注賜羣臣屬和

仁宗天聖二年上重修五代史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天聖五年二月丙申楊及上重修五代史上謂輔臣曰五代事不足法王曾曰安危之迹亦可監也

嘉祐七年詔以五代史俟筆削鑠板

按宋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玉海嘉祐七年十二月詔以七史板本四百六十四卷送國子監鑠板頒行

唯開寶所修五代史俟筆削

神宗熙寧五年八月詔求歐陽修五代史

按宋史神宗本紀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求歐陽修五代史 按歐陽修傳自撰五代史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

按歐陽修事跡先公既奉敕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其於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而立治法其於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於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

按玉海書目五代史七十四卷歐陽修撰徐無黨注紀十二傳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譜十四夷附錄三總七十四卷修沒後詔其家上之

金

熙宗皇統元年二月上親祭孔子廟自是讀五代史諸書

按金史熙宗本紀皇統元年二月戊午上親祭孔子廟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史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

廢帝天德三年以國子監印本五代史授諸學校

按金史廢帝本紀不載 按選舉志國子監始置於天德三年五代史自國子監印之授諸學校

章宗承安七年十一月詔新定學令內用歐陽修五代史

按金史章宗本紀承安七年十一月癸酉詔新定學

令內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歐陽修所撰五代史

五代史部彙考二

宋歐陽修五代史四十七卷

按陳師錫序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旋相消長未有去仁而興積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極也其禍敗之覆殄滅剝喪之威亦其效耳夫國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時上之人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滅構禍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生民膏血塗草野骸體暴原隰君民相視如弁髦幾何其不胥以亡也逮皇天悔禍真人出寧易暴以仁轉禍以德民咸保其首領收其族屬各正性命豈非天邪方夷夏相蹂兵連亂結非無忠良豪傑之士竭謀單智以緩民之死乃堙沒而無聞矣否閉極而泰道升聖人作而萬物覩指揮中原兵不頓刃向之滔天巨猾搖毒煽禍以害斯人者陷鼎鑊斧鎖之不暇豈非人邪天與人相為表裏和同於無間聖人知天之所助人之所歸國之所恃以為固者仁而已非特三代然也堯舜之盛漢唐之興秦隋之

失魏晉之亡南北之亂莫不由此也五代距今百有餘年故老遺俗往往垂絕無能道說者史官秉筆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無窮道學不足以繼述作使五十有餘年間廢興存亡之迹奸臣賊子之罪忠臣義士之節不傳於後世來者無所考焉惟廬陵歐陽公慨然以自任蓋潛心累年而後成書其事迹實錄詳於舊記而褒貶義例仰師春秋由遷固而來未之有也至於論朋黨宦女義子降服忠孝兩全豈小補哉豈小補哉建安陳師錫撰

五代史部彙考三

宋史藝文志

正史

薛居正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歐陽修五代史七十四卷徐無黨注

吳縝五代史纂誤三卷

朱梁列傳五十卷

張昭遠後唐列傳三十卷

宋鄭樵通志

正史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薛居正等撰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歐陽修撰

五代史纂誤五卷吳縝撰

五代志三十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

正史考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

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修永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末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人不足以為過特恨其晉出帝論以為因漢園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

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

事歷代者曰雖傳尤足以為世訓然不為韓瞻眼

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

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

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

馬子長無以復加

五代史部總論

宋歐陽修文集

梁論

黜梁為偽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為唐猶後漢之為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為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

夷而靡之忠臣茂正思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服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

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昇
景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
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
王加正而繩諸侯幸問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
唐俱絕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
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
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況於唐亡亦託稱之於岐
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
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
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
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
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
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
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終始之際不明則
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
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
據云

朱子全書

五代總論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龍伶優其卒也得虜坊人善友
斂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也
哉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

問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他見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立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好做事亦做敦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

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

以上話續四條

明焦竑焦氏筆乘

五代時吳越改元之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古墓內有志碑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於改元一節乎哉

明顧充陞朝捷錄

後梁總論

朱溫以礪山一民從巢爲賊脫釜中之遊以歸命國
家聊板蕩之祚而悍然顓唐室兵權之半奮袂揚矜
險謀欺世怒鬚仇目姦鋒中人視唐猶几上之肉欲
烹醢而食之也久矣乃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以貴
盜焉噫使不加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所忌者晉李
用燕劉岐李蜀王皆爲勍敵未敢遽受禪者蓋

有待也夫何文蔚等効推戴之力以滅唐家三百年之社稷御座之設野狐升據晃固人人得而竊之者而當時興復之舉惟見於淮南西川之檄而又不克終焉豈天下甘叛逆之兇頑衰季少忠勤之節義邪晃之篡位未幾而外多晉王之師夾寨之戰鋒摧銳沮柏鄉之戰挫衆隕師幽州之戰收跡遠遁鬱然懷慚起懼常不伸眉可以省矣矧淫污雜揉備衆醜行避暑宗爽幸不中謀於遷祚而子婦人待欲付後事於友文吾不知其與麟毛羽觚山棲水有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事急計生老賊萬段廷鐸操刀腹背受鋒吾無葬地之禍不在世仇之李氏而在忤逆之友珪矣嗟夫朱晃以臣弑君以致友珪以子弑父祿山之報昭昭不爽生爲天下所咀嚙死爲海內所慍快豈天之假手以雪唐恨與友珪既立遽作荒淫均王同楊令公之謀而義兵起郢王血馮僕夫之劍而刑憲明正名仗義朱瑄卽眞故綱目不以朱溫之故而廢討逆之法分天雄之鎮則軍士離心專趨張之任則政多乖舛柄墮臣掌聽人穿鼻劉鄩敗北王植不功朱三三百年之經營竟爲左右所竊而鬪鷄小兒挈其國而有之當時君臣不能揮劍出死力而共

作楚囚之態宗廟立毀追廢庶人豚犬非敵之料不誣而他日滅族之戒畢驗矣異日賊溫面李氏於九原下吾不知其悲心而視面焉否也噫嘻謀之不臧其辜自速一時醜逆垂嘗萬年苟可起奸雄之骨吾當以是問而辱之

後唐總論

李僕射以沙陀兵馬之子墨勅應召蕩滅黃巢功居第一雖平日不受控馭如朱溫尚憚之何雄也斯時也天子幸石門宗社無托而晉王建鉞擁麾威振天下使其挾天子據關中自受九錫作禪文誰能禁之而乃能戒子以全忠孝誓於此生彌敢失節為唐純臣雖有憤憤逼京之罪緣朱全忠扼之也而君子當有以原之矣存助以弱齡襲位頗指氣使宿將竭心承業老奴克奉先命羣策見推龍躍虎步而桓桓然有回山倒海之勢問鼎於燕而守光父子泥首聽命策馬渡河而僞梁君臣破膽自裁蜚雄譽於四方酒遺恨於三矢朱晃所謂克用不亡晉王所謂必成吾事者存助無負矣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使當此時能迅掃宇內爰立唐裔然後函僞梁之首宣咫尺之書徧告天下曰吾不忘父志殲茲醜逆雪國家之恥復列聖之仇誓不敢有妄念愈推愈讓白首不渝則是舉也傑然桓桓復作吾焉得以五代之君目之惜其承業為唐室之忠言悅蘇循書日筆之佞舉即位於汴賊未誅之日而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滅梁之後不承權輿非荒于色則賄于貨非般于遊則淫于獵以股削而失軍心以培斂而失民心優伶僕宦侮弄縉紳汗馬勳臣閭門屠膾而失功臣之心衆心

乖戾朝野征發寵權奸搖弄國柄志驕于業泰政怠於功成無一人可人意者故其攻西蜀降王衍也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蓋有以窺莊宗之隱而計其終也卒之唐主帝河南嗣源帝河北而登高浩歎石橋涕悲徬徨四顧栖然無歸昔之人所謂志氣遠大者何前後若兩人哉伶人弄矢骨體肌灰故門高之變朱子首揭伶人從謙以著其亡國之自古人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蟲所損食者莊宗之謂矣於乎裂膚汗血不櫛沐不解甲苦戰十五餘年僅能定天下於十指上而波瀾瀾倒于三年之間是何收于東隅之難而敗于桑榆之易乎故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無足異也明宗即位遠女色誅宦寺選文學謹天變斥私獻縱鷹隼獨通負廢內藏跡其所為美善頗多雖軍士兩優給為五代一大弊而有年二獲應為五代一小康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矣惜也年幾七十而諱言儲嗣以致從榮稱兵驚亂宮闈父子祖孫一日而絕其亦不學之故與明帝之立非有他過特以四三小人專制朝權而潞王舉兵入關綱目不以反書之深著朱馮等產禍召亂之罪也潞王掃清君側雖足以大豁衆憤然鞭骨杖背出財為賞民有怨語而除去菩薩扶立生鐵軍有悔心則帝座已不可長恃而乃幸石郎之骨立縱蛟龍於深淵欲其萎腰咋舌又手從命也不亦難乎卒之引誘契丹言之而心膽墮地新天子至而身焦烈焰噫嘻悲夫

後晉總論

石敬瑭以明宗愛婿手握利器于河東情則親勢則

重固非默默受制於人者千春歸反之疑天平節度之授而敬瑭之興亂又自朝廷發之矣劉智遠倡謀桑維翰進策而契丹借兵卒爾亡唐吁契丹之德不敢忘是也獨不思桑維翰門闕以北十六州我中國失控扼之險乎又不思向寧盧屈膝為異日中國之患乎縱不得帝翁於帝室為郎舅至是帝也反為契丹一臣子南面居中國北面拜契丹而不顧手足之倒懸也晉主之邀利忘害至此極哉故綱目書曰契丹立敬瑭為晉皇帝又書曰契丹以晉主南下而其後也書曰晉上尊號於契丹又書曰契丹加晉主尊號醜之也罪之也又悲之也即位數年善政無聞強藩外制權臣內顧為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疎劉智遠兵權之失人也職此矣是豈深根固蒂之道乎重貴以社稷長君馮道等舍重唐違顧命而立之使其繁故業修政教和契丹兩主交驩則彼雖無厭亦豈能遽以鋒介易我衣裳而乃惛然是尊延廣之狂謀以狡焉為啓疆之思吁愚哉夫亦思吾國中富矣乎疆矣乎又安矣乎而可快志於契丹乎水旱頻仍室如懸磬今日括民數明日籍民兵後日括民財元元顓頊若焦若煢哀我人斯痛徹心髓雖保境恤民尚嗟晚矣乃欲先收瀛漠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吾故知彥卿陽城一捷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厚其兇惡而降之罰也契丹鼓忿吹唇而來若舉火以焚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亡在旦夕尚自釋其閉修調鷹苑內而不知備吁翕怒而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在哉禍至神惑運盡天亡孫勿憂使有噉飯之所而賴彼成之者亦自彼傾之仗口舌之虛辭

名兵戈之實禍生爲負義死作驕魂鬼重前恥人增厚顏晉君臣於此奈之何哉蓋嘗論之高祖之於契丹事之太過者也故雖能創晉之社稷而卒階亂亡之禍齊王之於契丹絕之已甚者也故雖能易始之弦轍而竟召剪祀之羞創業非賢君守成無令主十一年而不血食也夫何怪哉噫石氏之亡無怪也使契丹并有漢疆以生窺伺俾後人猶被其禍飲其毒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者至四百三十二年是誰之作偏故表其罪之魁以戒後之邀利忘害者

後漢總論

劉智遠以晉陽資塔効力晉朝外分機權強藩自固車堅馬良將勇兵強而契丹覆晉衰如充耳不事南朝不事北朝豈無所事耶天下無主先正號於晉陽賴史弘肇之力不血寸刃安行入汴斯時也尚有不忍忘晉之心噫與其稱天福於既亡之後何如用河東之力而救齊王於未北之先乎且輕殺幽州兵而冤及無辜嚴爲盜賊法而犯者即死是政猛則民殘矣原杜仲威而罪大者逃刑是大害而亦肆矣新天子享國長久之道不當如是也故父子甫二傳主器僅四歲寄蜉蝣于帝位自古莫有孑于此者豈非高祖之失於培植邪漢主既殂隱帝嗣位其始也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王章掌財賦顧命大臣各專一職共據所長以濟時艱吾意未必遽亡而不知漢之亡實自此基之何也鎗劍定國毛錐出財而將相如水火陛下禁聲有臣等在而漢主不能平甚至郭威遙領兵權而請加恩外以覘自帝之心郭都樞密而以外制內又假之以難馴之勢強臣

桀驁政柄二三威福傾分陰凝冰結甚矣非國之福也顧不以禮馭之以漸杜之而一日之間殺楊邠戮弘肇斬王章若艾草菅然又欲飛一詔旨走一介使聚郭威等而殲之也彼執兵強忿之臣各懷富貴豈忍威之延頸俟死哉擁兵而南以清朝廷漢主卒斃於亂兵而高祖之業一朝墮地焉徐州之使方行而劉氏之立威懼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而黃旗已蔽威體矣噫朝爲漢臣暮爲周主天子惟兵強馬壯者爲之五代之世大抵然耳吾於威奚訾哉

後周總論

郭威柄漢室之兵權屬衆心之推戴自謂周室之裔號叔之後滅漢代立而建國爲周殺承祐獄劉贊雖無逃狀君篡國之罪而即位之後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室之寶器真可謂節儉之主而與夫湯孔子之祠釋唐人之俘聽過淮之羅立聽訟之規非有恤民之心重道之志君人之度者不能然得國雖淺而爲治已固吁亦賢矣哉世宗以柴氏子嗣太祖而立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而文教彬彬敗漢兵閭諸軍平江北伐契丹攻無堅城戰無強陣而武功烈烈王環以不降而受賞仁瞻以抗節而蒙褒張美以供奉而見疎馮道以販國而見棄威武之聲真足以砥礪人心激發一世遠者畏近者懷有由然也刻農桑之本務本也禁僧尼之度抑末也親因徒之錄恤刑也貸淮南之饑賑貧也立二稅之限便民也注意黎元留心治道而良法美意未易枚舉信爲五代十二君中之令主矣惜夫立崇訓之婦而夫婦之道不端胤柴元舅之罪而父子之倫未盡蓋漢卿

以監納取耗死竹奉璫以捕盜不復謀張順以隱落稅錢刑孫延希以役徒噉飯斬微疵小愆往往加之極刑而不恤其自謂不因怒刑人者未足信也美德之玷豈非不知學之故與世宗既殂梁王繼位雖以小兒寡婦處南面而太祖世宗之德澤未斬也倉卒遣將於陳橋而出袖中神詔殿前點檢作天子而加身上黃袍不動聲色手移大位當時比肩公卿不能寒松其操風霜其節而鳴玉曳組趨翔廊廟寧事慙負人天理民彝至五代之季而清磨盡矣嗚呼田橫之客豈不笑人哉

梁唐晉漢周總論

歷觀五代之得國也仗馬箠之力者有之肆掩襲之計者有之而要其當時之爲君者自賊溫之外初無荒淫暴虐如前五代者比然而享祚不前代也致治不元鼎也引年不梁武也富強不楊隋也不及百年天下丘墟是果氣數之所值乎抑亦其君之失德致然也吾嘗即其顛末而觀之盜賊也而爲君北人也而爲君隸卒也而爲君養子也而爲君有四君而三姓者有三君而二姓者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者立之而可使失德非類者久處乎故傳世之久者十有七載也其次者十有四載也又其次者十有二載也又其次者十有一載也至其甚者四載而失矣曆數若逆旅承代如隙駒紛紛然金玉已生砂礫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爲篡奪之場世運若此庸非天地一寒會哉雖然五季之亡國同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案其篡取諸國之罪則朱三爲惡之首而舉兵入闕者同一逆也推其僥倖契

丹之罪則敬塘爲戮之魁而奉表契丹者同一辱也言之汚口舌書之羞簡牘歷世數君無足錄者祇逆之禍起於梁冀劫之禍兆於唐契丹之禍慘於晉強臣之禍作於漢朱李石劉之所以致亡者盡謂氣數之衰不可也若夫周則不然太祖開拓於前世宗栽培於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唐之明宗稱三令主而亡國亦若是之速此其故何也豈帝王自有冥天將生聖人爲生民主而日月既出燭火不容於不息乎

五代史部藝文

免進五代史狀

宋歐陽修

右臣準中書劄子爲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史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祿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爲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閒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爲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前人

修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修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於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修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

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

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與梅聖俞二十三書

前人

閒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救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市中買來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臥譬如閒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通病愈新篇幸多爲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

書五代郭崇韜卷後

張耒

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富貴已元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慮自非大奸雄包異志與夫甚庸鶩昏闇闔井鮮有不然者然其爲慮也實難不憂思之不深計之不工然異日覺之所起往往自夫至深至工是故莫若以正夫正者操術簡而周智者爲緒多而拙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雖怨仇不敢議之況繼之者賢乎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有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又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涵內聽婦言

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謬計不過劉氏不能有所加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敗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題六一先生五代史藁

周必大

右歐陽文忠公五代史斷藁九葉其元孫傑攜以相遺余曰陳遵俠徒也其書人猶藏去況文忠翰墨乎雖然在子孫則爲手澤世當寶之他日得傳玩足矣僕曰僕無子羣從又多流落謀食之不暇且以採壞如此終當棄之耳予既悲其言爲加緝治而題其後淳熙十年二月五日東里周某書

五代史跋

明楊士奇

五代史七十四卷總十冊吾郡歐陽文忠公著板在太學前史文章卓然高出爲世師法者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及公此書而已而義例之精史漢不及

五代史部紀事

五代史王峻傳峻貶商州司馬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官自此始

賈緯傳緯除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諫議大夫給事中復爲修撰漢隱帝時詔與王仲寶微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爲相常惡緯爲人待

之甚薄緯爲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錠翰林學士徐台符以爲不可數以非緯緯不得已更爲數千錠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還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閣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高祖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于青州

宋史范質傳質述朱梁至周五代爲通錄六十五卷行於世

王溥傳溥采朱梁至周爲三十卷曰五代會要

王子融傳子融嘗爲禮閣新編上之以其書藏太常

又集五代事爲唐餘錄六十卷以獻

歐陽修傳修字永叔廬陵人以太子少師致仕贈太

子太師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已見唐書

虞允文傳允文字彬父隆州仁壽人紹興二十三年

進士隆興八年特進左丞相嘗注五代史藏於家

李燾傳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

紹興八年進士淳熙十一年除敷文閣學士致仕有

五代將帥年表

儒林傳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舉進士第一咸平

中以祕書少監致仕著五代史略

文苑傳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淳熙中舉進士大

中祥符初擢知制誥七年同修起居注嘗采五代末

九國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而卒

劉恕字道源筠州人未冠舉進士官至祕書丞著五

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

行營雜錄神考嘗問荆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不對曰臣不曾仔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却掃編劉義仲字壯興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

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

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

當荆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耳

野客叢談于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爲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

振甲誓師出抗而死

按歐陽公全傳已見唐書紀事

五代史部雜錄

歐陽公文集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

疑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幾何馮

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

何得一千八百因詰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慤往時同在館中喜相

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

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糞壅一車爲報晁答曰得

擊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齊東野語舊傳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

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囊劉問爲韓睦服立傳

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

者直集賢院王暉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

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

采諸家之說做裴松之三國志註附見下方表韓通

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

及焉暉乃王沂公會之弟後以元昊反乞以字爲名

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詔一類亦以俟贈通制爲首

蓋祖子融之意也

夢溪筆談于嘉祐中客宣州寧國縣縣人有高輿者

其高祖方度爲楊行密守將總兵戍寧國以備兩浙

度後爲吳人所擒其子從訓代守寧國故子孫至今

爲寧國人輿有楊溥與方度方從訓手教數十紙紙

札皆精善教稱委曲書押處稱使或稱吳王內一紙

報方度云錢鏐此月內已亡沒紙尾書正月二十九

日按五代史錢鏐以後唐長興二年卒楊溥天成四

年已僭即僞位豈得長興二年尚稱吳王溥手教所

指揮事甚詳翰墨印記極有次序悉是當時親迹今

按天成四年歲庚寅長興二年歲壬辰計差二年溥

手教予得其四紙至今家藏

井觀瑣言宋馬令采江南李氏遺事作南唐書頗摹

倣歐陽五代史然所載多詩話小說諧謔之詞殊乏

史家筆削謹嚴意思其類例亦多乖舛如潘佑之忠

諫而置之誅死傳彭利用之迂腐而列之俳諧傳方

諸歐史無能爲役矣南唐史盧絳仕江南至昭武節

度使及金陵陷募驍勇敢死千餘由宣歙長驅入福建循海聚兵以圖興復不果而敗今句容縣東陽鎮市東有盧大王廟志云即絳祠馬令南唐書乃云金陵既平絳獨不願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諭旨絳乃降遂授絳冀州團練使會慎儀姪穎上言求復季父之讎乃命斬絳於固子坡據舊史則絳爲忠於所事而死據書則絳爲讎人所訟而死予謂絳聚兵爲唐興復歙既降宋則殺其守臣乃勢所宜然以宋藝祖追贈韓通錄用衛融張洎事觀之則龔穎雖爲季父訟冤藝祖未必遽肯殺絳句容之人必不爲絳立祠舊史當得其實

容齋隨筆石虎將殺其子宜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宜當爲彗星下掃鄴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二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爲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爲天所棄豈一逆子便能上千元象起彗乎宜殺其弟韜又欲行冒頓之事寧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于不刪也

容齋三筆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後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予既書於續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妄去今略記于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璫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徽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丹鉛總錄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義魏吳暨南唐姦豪竊據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閭閻剝削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右六一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也僅得乎中俗云牆高一丈牆打八尺信其然乎

遼史部彙考一
遼

太祖神策 年以耶律魯不古監修國史

按遼史太祖本紀不載 按耶律魯不古傳太祖制契丹國字魯不古以贊成功授林牙監修國史

太宗會同四年詔有司編始祖事迹

按遼史太宗本紀會同四年二月丁巳詔有司編始祖奇首可汗事迹

景宗乾亨 年以室昉監修國史

按遼史景宗本紀不載 按室昉傳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同政事門下平章事乾亨初監修國史

聖宗統和四年以邢抱朴同修實錄

按遼史聖宗本紀不載 按邢抱朴傳統和四年加戶部尚書遷翰林學士承旨與室昉同修實錄 按室昉傳助請致政表進所撰實錄二十卷手詔褒之

加政事令賜帛六百匹

與宗重熙元年召耶律玘修國史

按遼史與宗本紀不載 按耶律玘傳重熙初召修國史補符寶郎

重熙四年以蕭韓家奴兼修國史

按遼史與宗本紀不載 按文學蕭韓家奴傳重熙四年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仍詔論之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爲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

帝見命去之韓家奴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官當如是詔與耶律庶成錄遙章可汗至重熙以來事

述爲二十卷進之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兼修國史

重熙十三年以耶律庶成耶律谷欲等同撰實錄

按遼史與宗本紀重熙十三年六月丙申詔前南院

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編集國朝

上世以來事蹟 按耶律庶成傳重熙初補牌印郎

君累遷樞密直學士借林牙蕭韓家奴等撰實錄

按文學耶律谷欲傳谷欲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

韓家奴編遼國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未成而卒

重熙 年以耶律良修起居注

按遼史與宗本紀不載 按耶律良傳良生於乾州

讀書暨巫閭山學既博入南山肄業數年而歸重熙

中補寢殿小底遷修起居注

道宗太康 年詔耶律孟簡等編遼國上世事迹及

諸帝實錄

按遼史道宗本紀不載 按文學耶律孟簡傳太康

中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

後世乃編耶律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

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

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

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

大安元年十月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是年以

寶景庸監修國史

按遼史道宗本紀大安元年冬十月辛亥史臣進太

祖以下七帝實錄 按寶景庸傳遷南院樞密副使

監修國史

大安五年十月以王師儒監修國史

按遼史道宗本紀壽隆二年冬十月壬寅以樞密副使王師儒監修國史

大安十一年以耶律阿思監修國史

按遼史道宗本紀不載 按耶律阿思傳大安十一

年以耶律阿思爲北院樞密使監修國史

壽隆二年劉輝請以趙氏初起事跡詳附國史

按遼史道宗本紀不載 按文學劉輝傳輝爲太子

洗馬壽隆二年前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

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

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意臣請

以趙氏初起事跡詳附國史上嘉其言遷禮部郎中

擢史館修撰

天祚帝乾統三年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修諸帝實錄

按遼史天祚帝本紀乾統三年十一月乙巳召監修

國史耶律儼纂修諸帝實錄 按耶律儼傳儼遷知

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

七十卷

金

熙宗皇統元年二月戊午上親祭孔子廟自是讀遼

史四月遼史成

按金史熙宗本紀皇統元年二月戊午上親祭孔子

廟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史遼史諸書或以夜

繼焉四月甲寅遼史成 按文藝蕭未祺傳廣寧尹

耶律固奉詔譯書辟置門下盡傳其業固作遼史未

成未祺繼之作紀三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上之

按移刺子敬傳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移刺因

修遼史辟爲掾屬

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刊修遼史

按金史世宗本紀不載 按移刺履傳大定二十九

年七月拜參知政事提控刊修遼史 按黨懷英傳

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郝俱充遼史刊修官

應奉翰林文字移刺履趙淵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

間遼時碑銘墓志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事悉上

送官

章宗泰和元年詔增修遼史官三員

按金史章宗本紀不載 按文藝黨懷英傳泰和元

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

改除者以書自隨

泰和六年七月勅陳大任專修遼史

按金史章宗本紀泰和六年秋七月勅翰林學士陳

大任專修遼史 按黨懷英傳懷英致仕章宗詔翰

林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元

世祖至元 年命詞臣首次遼史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脫脫進遼史表我世祖

皇帝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因循

有待

成宗大德 年袁桷請購求遼史遺書

按元史成宗本紀不載 按袁桷傳大德初間復程

文海王構薦爲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陞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請購求遼金宋三史

遺書

順帝至正三年四月命脫脫等撰遼史

按元史順帝本紀至正三年四月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脫脫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元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按鐵木兒塔識傳時修遼史鐵木兒塔識爲總裁官多所協贊云按太平傳至正二年遼史久未克修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爲總裁官修成之按張起巖傳詔修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積階至榮祿大夫按歐陽元傳拜翰林學士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悖忤露才論議不公者元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覽援筆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元屬筆帝以元歷仕累朝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帝稱快者再三按呂思誠傳總裁遼金宋三史升侍御史按揭傒斯傳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俛斯與爲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覆辨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按巖傳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闕逸後開局纂修實由巖發其端按泰不華傳召入史館與修遼金宋三史書成授祕書郎按余闕傳以修遼金宋三史召復入

翰林爲修撰按廉惠山海牙傳預修遼金宋三史遷崇文太監按李好文傳與修遼金宋三史除治書侍御史仍與史事按張翥傳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按汪澤民傳至正三年朝廷修遼金宋三史召澤民赴闕除國子監司業按賈魯傳會詔修遼金宋三史

至正四年遼史成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按揭傒斯傳四年遼史成有旨獎諭仍督早成金宋二史

至正五年十月阿魯圖等進遼史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按阿魯圖傳至正四年詔修遼金宋三史五年三史成十月阿魯圖等以其書進

明

英宗正統八年詔周叙重修遼史

按明外史周叙傳正統八年擢南京翰林侍講學士叙以遼金宋三史體例多未當疏請重修詔許自撰力疾詮次不少暇

遼史部彙考二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

正史考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

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同史臣纂修

楊維禎曰嘗考契丹之有國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八部之雄至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德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國唐之邊境也乘唐之衰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覷中國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與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約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謝端曰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爲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服高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與宋梁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元神冊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號太宗當天顯十一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事之太宗赴援因以滅唐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十萬匹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

帝嗣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于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

九年入汴以出帝爲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還仍以蕭幹留撫河南劉智遠在河東乘間而發由太原及汴自尊爲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百六十餘年遼爲北朝世數如之雖遼之封城偏于宋較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匹約爲兄弟仍以世序昭穆降及晚年遼爲翁宋爲孫及至天祚金太祖舉兵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子孫帝王坐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可不辨也

焦竑經籍志

正史

遼史一百十六卷 元脫脫

金氏經史考證

遼史考

遼史一百十五卷

按遼史日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傳四十六卷總一百一十六卷今總計之止一百十五卷豈并目錄計之作十六卷耶其都總裁官止脫脫一人總裁官則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鐵睦爾達世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賀惟一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張起巖翰林學士資善大夫歐陽元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揭傒斯纂修官則正議大夫兵部尚書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朝請

大夫王沂文林郎秘書監著作佐郎徐昂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陳繹會

遼史部藝文

進遼史表

元脫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象之休咎則必察於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稱然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鑑戒遼自唐季基於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黼黻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斂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饑屢賜乎田租至若觀市赦罪則脗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歲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尚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釁隙生譏賊興而根本蹙變強爲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旣丘墟史亦蕪弗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之精詳五代史繫

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予奪各徇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愍惻嘗勅詞臣撰大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臣脫脫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如堯稽古而簡寬容衆若舜好問而濬哲冠倫講經兼誦乎祖謨訪治旁求乎往牒茲修史事斷自宸衷睿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脫脫以中書右丞相領都總裁中書平章政事臣鐵睦爾達世中書右丞今平章政事臣賀惟一御史中丞今翰林學士承旨臣張起巖翰林學士臣歐陽元侍御史今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臣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臣揭傒斯奉命爲總裁官中書選儒臣崇文太監今兵部尚書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臣王沂祕書著作佐郎臣徐昂國史院編修臣陳繹會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三月發故府之遺藏集遐方之遺獻蒐羅剔決刪潤研削紀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叨乘隆寄幸觀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效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論議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隨表以聞上塵天覽下情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臣脫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遼史部紀事

遼史劉六符傳父慎行由膳部員外郎累遷至北府宰相監修國史

耶律吼傳時有取當世名流作七賢傳者吼與其一金史文藝傳黨懷英大定十年進士歷翰林院待制大定二十九年與鳳翔府治中郝傑充遼史刊修官應奉翰林文字移刺履趙沅等七人為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志及諸家文集或記憶遼舊事悉上送官太和元年增修遼史編修官三員詔分紀志列傳刊修官有改除者以書自隨久之致仕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元史裕宗傳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王恂所述遼金帝王行事要略等書從容片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洒然改容

脫脫傳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兄及就學請于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為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曆元年襲授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二年入覲文宗見之悅曰此子後必可大用遂內宰司丞兼前職五月命為府正司丞至順二年授虎符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統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職五月遷中政使六月遷同知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唐其勢陰謀不軌事覺伏誅其黨答里及刺刺等稱兵外應脫脫選精銳與之戰盡擒以獻歷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親軍都指揮使提調左阿速衛四年進御史

大夫仍提調前職大振綱紀中外肅然扈從上都還至雞鳴山之渾河帝將敗于保安州馬蹶脫脫諫曰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與大臣宿儒講求治道至於飛鷹走狗非其事也帝納其言授金紫光祿大夫兼紹熙宣撫使是時其伯父伯顏為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擅留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為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于伯顏常憂其敗私請于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其父以為然後懷疑久未決質之直方直方曰傳有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當是時帝之左右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日與之處脫脫遂與二人深相結納而錢唐楊瑀嘗事帝潛邸為奎章閣廣成局副使得出入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瑀參焉五年秋車駕留上都伯顏時出赴應昌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欲禦之東門外懼弗勝而止會河南范孟矯殺省臣事連廉訪使段輔伯顏諷臺臣言漢人不可為廉訪使時別兒怯不花亦為御史大夫畏人之議已辭疾不出故其章未上伯顏促之急監察御史以告脫脫脫脫曰別兒怯不花位吾上且掌印我安敢專耶別兒怯不花聞之懼且將出脫脫度不能遏謀於直方直方曰此祖宗法度決不可廢去先為上言之脫脫入告於帝及章上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子其心專佑漢人必當治之帝曰此皆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

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僂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螭吻悉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賁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于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戊戌遂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又召瑀及江西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及齊赴柳林已亥脫脫坐城門上而伯顏亦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而伯顏遂南行詳見伯顏傳中事定詔以馬札兒台為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虎符忠翊衛親軍都指揮使提調武備寺阿速衛千戶所兼紹熙等處軍民宣撫都總使宣忠兀羅思護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昭功萬戶府都總使十月馬札兒台移疾辭相位詔以太師就第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詔天下脫脫乃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法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鄭王徹徹禿之冤召還宣讓威順二王使居舊藩以阿魯圖正親王之位開馬禁減鹽額獨負通又開經筵選儒臣以勸講而脫脫實領經筵事中外翕然稱為賢相二年五月用參議字羅等言

於都城外開河置閘放金口水欲引通州船至麗正門役丁夫數萬訖無成功事見河渠志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帝嘗御宣文閣脫脫前奏曰陛下臨御以來天下無事宜留心聖學頗聞左右多阻撓者設使經史不足觀世祖豈以是教裕皇哉即祕書監取裕宗所授書以進帝大悅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於脫脫家每有疾飲漿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車馬人畜皆漂溺脫脫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至六歲還帝恩撫之曰汝之勤勞朕不忘也脫脫乃以私財造大壽元忠國寺於健德門外爲皇太子祝釐其費爲鈔十二萬二千錠四年閏月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時有疾漸羸且術者亦言年月不利乃上表辭位帝不允表凡十七上始從之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資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爲立相田提領所以領之七年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譴其父馬札兒台詔徙甘肅脫脫力請俱行在道則閱騎乘廬帳食則視其品之精粗及至其地馬札兒台安之復移西域撒思之地至河名還甘州就養十一月馬札兒台薨帝念脫脫勤勞召還京師八年命脫脫爲太傅提調宮傳綜理東宮之事九年榮兒只太平皆罷相遂召脫脫復爲中書右丞相賜上尊名馬襲衣玉帶脫脫既復入中書恩恩無不報時開端本堂皇太子學於其中命脫脫領端本堂事又提調阿速欽察二衛內史府宣政院太醫院事十年五月居母

薨國夫人憂帝遣近臣諭之俾出理庶務於是脫脫用烏古孫良楨龔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兒等爲僚屬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與之謀事行而羣臣不知也吏部尙書僕魯馬建言更造至正交鈔脫脫信之詔集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諸臣議之皆唯唯而已獨祭酒呂思誠言其不可脫脫不悅既而終變鈔法而鈔竟不行事見思誠傳河決曰辛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寒脫脫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出告羣臣曰皇帝方憂下民爲大臣者職當分憂然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而人人異論皆不聽乃奏以賈魯爲工部尙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決堤成使復故道凡八月成事見河渠志於是天子嘉其功賜世襲剌罕之號又勅儒臣歐陽元製河平碑以載其功仍賜淮安路爲其食邑郡邑長吏聽其自用已而汝潁之間妖寇聚衆反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十一年脫脫乃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諒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徑歸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脫脫怒乃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榮兒直班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而御史皆除各府添設判官由是人皆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脫脫請自行討之以遂魯曾爲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

趙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爲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衆入其外郭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獲其黃纛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僞千戶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善化等卽軍中命脫脫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禿赤等進師平穎毫師還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皇太子錫宴於私第詔改徐州爲武安州而立碑以著其績十三年三月脫脫用左承烏古孫良楨右承悟良哈台議屯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而脫脫領大司農事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屢招諭之不降詔脫脫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降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稟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濟寧遣官詣關里祀孔子過鄆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辛未至乙酉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月闕察兄知樞密院事雪代將其兵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先是脫脫之西行也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屢言于帝召還近地脫脫深德之至是時引爲中書右承而是時脫脫信用汝中柏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唯哈麻不爲之下汝中柏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位居第三哈麻深銜之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開寶禮脫脫

每言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也以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柏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以其有功于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帖木兒方移疾家居監察御史袁養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以汪家奴爲御史大夫而脫脫亦有淮安之命十二月辛亥詔至軍中參議龔伯遂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深矣卽出兵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以聽月闕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杖刀到頸而死初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流脫脫于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碉門脫脫長子哈刺章肅州安置次子寶奴蘭州安置家產簿錄入官脫脫行至大理騰衝知府高惠見脫脫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以絕之九月遣官移置阿輅乞之地高惠以脫脫前不受其女故首發鐵甲軍圍之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鳩之死年四十二計開中書

造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棺衣以殮脫脫儀狀雄偉頎然出於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羣小急復私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章冲等上章雪其冤於是詔復脫脫官爵并給復其家召哈刺章三寶奴還朝而也先帖木兒先是亦已死乃授哈刺章中書平章政事封中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六年監察御史聖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復言奸邪構害大臣以致臨敵易將我國家兵機不振從此始錢糧之耗從此始盜賊縱橫從此始生民之塗炭從此始設使脫脫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亂哉乞封一字王爵定諡及加功臣之號朝廷皆是其言然以國家多故未及報而國亡

商挺傳至元元年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遼金二史宜令王鶚李冶徐世隆高鳴胡祇遼等爲之甚合帝意

王鶚傳至元二年加資善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廟說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忘互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

蘇天爵傳天爵所著遼金紀年未及脫藁云揭傒斯傳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

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盧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延祐初鉅夫摯列薦于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勝吏牘爾升應奉翰林文字仍兼編修還國子助教復留爲應奉南歸省母旋復召還傒斯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集賢學士王約謂與傒斯談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當無施不可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爲授經郎以教勸戚大臣子孫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恆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材何如揭傒斯聞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傒斯所進也其見親重如此富州地不產金官府惑於姦民之言爲募淘金戶三百而以其人總之散往他郡采金以獻歲課自四兩累增至四十九兩其人既死而三百戶所存無什一又貧不聊生有司遂責民之受役於官者代輸民多以是破產中書因傒斯言遂蠲其征民賴以甦富州人至今德之與修經世大典文宗取其所撰憲典讀之顧謂羣臣曰此豈非唐律乎特授藝文監丞參檢校書籍事且屢稱其純實欲進用之會文宗崩而止元統初詔對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表裏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遷翰林待制陞集賢學士階中順大夫先是儒學官赴吏部銓者必移集賢考較其所業集賢下國子監監下博士史文淹稽動踰累月傒斯請更其法以事付本院屬官人甚便之奉旨祠北嶽濟瀋南嶽便道西還時秦王伯顏當國屢